

Kiang Malingue

馬 凌 畫 廊
kiangmalingue.com

10 Sik On Street, Wanchai, Hong Kong
50 Eldridge St., New York, NY 10002

(開幕)
2025年11月20日，週四
下午 六時至八時

(日期)
2025年11月21日 – 2026年1月17日

(開放時間)
週二至六，上午十時 – 下午六時

(地點)
紐約埃爾德里奇街50號，NY10002

(聯絡方式)
office@kiangmalingue.com;
+1 (917) 722 8228

(媒體諮詢)
賀依雲
yiyun@kiangmalingue.com;
+852 2810 0317

(其他查詢)
Jim Koenig
jim@kiangmalingue.com;
+1 (917) 722 8228

因為嫉妒狗的靜脈

(藝術家) 馬修·巴尼，維奧萊特·丹尼森，詹·蓋特伍德，馬修·修沃斯，趙容翊，伊莉莎白·耶格爾，瓊·喬納斯，艾瑪·柯爾曼，黑田康夫，敬美，菲利普·黎，迪諾·馬特，薩拉·摩耶子，羅斯·薩蘭，恩佐·沙洛姆，沈恩潔，邵若然，Z·薩斯金德，特羅拉馬，謝素梅，阿彼察邦·韋拉斯哈古，安永正臣，及羅莎里奧·索拉昆。

馬凌畫廊紐約空間榮譽呈現許鶴溪策劃的聯展「因為嫉妒狗的靜脈」，展覽標題來自暗黑舞蹈創始人、舞蹈家土方巽1969年撰寫文本的標題。此次展覽檢視多種藝術形態，集中關注以紙本或陶瓷為創作基礎的藝術家，以及基於媒介延展潛能概念進行傳統形式——繪畫、雕塑、攝影、電影及行為表演——創作的藝術家群體。

我在近二十年前闖入巴黎一處舞蹈工作坊時首次接觸到舞蹈。讓我失望的是，我的身體技能不堪舞蹈表演之用。當時，有一些舞者在工作坊結束之際進行了演出，而我體內的某些東西在那時破裂了。我再也沒有見過那樣的表演。舞蹈似乎關照著我每一個因秘密和僭越而產生的劇痛。回到美國中西部家鄉之後，我試著繼續學習關於舞蹈的事情，但並沒有找到太多資料，僅僅找到了一篇土方巽本人的寫作，而我為之欣喜若狂。我對土方巽懷有的嫉妒之情，可能也反映在我對他與藝妓阿部定喝茶的想法之中，我也欲求與阿部定喝茶。我渴望成為土方巽，編織關於作為土方巽的我、阿部定和三島由紀夫的禁忌三角愛戀幻想。多年來，我在心中譜寫了許多穿透土方巽嶙峋胸腔的歌。

我發現自己絕望於當今人們對藝術價值的看法。某些規矩、定式和思考模式與藝術的真實感受相衝突，也與為人之道的意義相衝突。我進而發現，儘管藝術家往往是孤獨的，藝術創作受某種異化的影響變得惡劣，而這對藝術家的生存也產生了有害的影響。藝術既是孤獨的行動，又是社會性的活動，藝術家及觀者一同嘗試建立新的理解框架。

《因為嫉妒狗的靜脈》以一種舞蹈劇目的形式接觸其讀者，同時也是一個密會土方巽珍貴文字的契機：

我屢次欲求起始之處的意義，我無法在自己的生命中確認這意義，而我的天資也不足以讓這意義降生。我珍視濡濕動物和老去的身體，如枯樹一般凋零的身體，正因為我相信我有可能通過他們接近自己的這個慾望。我的身體渴望被切成碎塊，好在某個冰冷地方躲藏自身。我認為那就是，無論如何，我應當回返的地方，我也確信，在全身冰凍僵直搖搖欲墜的狀態下，我在那地方看見的不過就是與持續兀自死亡之事物的親密感罷了¹。

我們認為畫廊空間是中性的，但它其實不是。每一個生成的種子均可為物質籠上陰影。在這個空間中，我們不是無辜的。我們在此地，一個花園劇場之中。人在這空間中的運動應當是被引領的

就像是仔細安排的石階一樣。

因為

在花園

劇場中，目標是
去留存每一個
元素

在一種懸置的生命

狀態之中。

每一個物件和圖像都像是咕嚕出的詞語一樣，散發其存在感，幾乎毫無章法，幾乎不可理解。隨後，陡然，它綻放。

眾故事是怎麼形成的？《因為嫉妒狗的靜脈》並沒有講述什麼特定的故事。它圍繞眾故事的原初創造過程本身進行延展和收縮。一件藝術作品可否是一個舞者？我的願望是，這舞蹈劇目能夠為觀者提供視角和感覺。你自己的想像被給予了中央舞台。展覽包括五個同時發生的章節，每件作品手舞足蹈地表達深邃、開放的定義：

- I: 過程
- II: 物質
- III: 形態
- IV: 動物
- V: 記憶

BH